

18.06

陸田文史資料

第三輯



隆回文史资料

第三辑

150/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隆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四月

审订： 雷崇旺 罗介雄 刘定石 周日明 林目乐

主编： 熊知方

编辑： 阮子飞 张嘉兴 钱雄飞 袁健中 聂松山

隆回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隆回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

责任编辑 熊知方

印数1—2000册 工本费2元

隆回教育印刷厂印刷

前 言

隆回，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早在晋朝就置有都梁、高平县邑，社会变迁，英雄辈出。本辑选载了近百年来部分历史风云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人物方面有：清代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舆地学家邹汉勋，中日甲午战争的将领魏光燾；有公而忘私、舍己救人的英雄；有矢志革命、鞠躬尽瘁的革命烈士；有著书立说、垂传后世的闻人；有茹苦含辛、热心为人民的勤务员；有呕心沥血、教天下英才的教师，有医务界、工商界、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有热心桑梓、造福人民的普通农民；也有罪恶累累、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等等。历史事件中：大革命时期，有《红军长征在隆回》；抗日战争时期，有刘建章所写的《转战异域扬国威，印缅血战记》；解放战争时期，有隆回的南下干部，国民党县政府的覆灭与人民解放军剿匪的胜利等。通过对这些人物事迹和事件的记载，对于激发千秋爱憎，启迪教育后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一起积极影响作用。

本辑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史料真实，可读性强，除衷心感谢热心撰稿的作者外，对县内外各有关单位的同志热情帮助我们翔实史料，特别是县党史办和县志办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在编辑过程中，尽管我们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仍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赐教。

编 者

目 录

魏府君事略	魏 翥 (1)
先父谭人凤的一生	谭德顺 康乐天 (9)
舆地学家邹汉勋评传	马少侨 (21)
湖山老人述略	魏光焘遗著 (33)
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先生	简华品 阳初生 (41)
马非百自传	马少侨节录 (45)
马子谷事略	尹如萍 (57)
政治经济学家李剑农	华 初 (61)
舆地学家欧阳纆	简华品 阳初生 (65)
武术师高汉超	华 初 (67)
魏肇文简介	华 初 (70)
外祖袁补之先生事略	周文蔚 (72)
邹永成轶事	李传补 (75)
刘楚勋生平片断	刘保金 刘加保 (78)
回忆黔生兄	彭怡生 (80)
先父廖式奎行状	廖丹青 (82)
忆亡兄民英	欧阳彦田 (85)
王墩烈士传略	李传补 (88)
彭梅生烈士事略	李传补 (95)
袁月斋烈士生平述略	李传补 (99)
欧阳秋曝烈士事略	文正章 (102)
我在“马日事变”前后所从事的地下活动	彭彦菊 (109)

我所知道的几位隆回籍的著名艺人·····	杨辉周 (119)
隆回回族中的几位知名人士·····	马道明 (125)
深受回民尊敬的阿訇马玉成·····	马道明 (131)
名中医欧阳秋浦事迹·····	罗海南 (134)
刘继堂事略·····	华 初 (138)
邹嘉寿述略·····	华 初 (140)
党的好干部——范青云·····	县志办供稿 (142)
吴步程生平简介·····	简华品 (146)
回忆吴步程·····	李先明 王宜捷 (148)
回忆彭厚生一家的受害经过·····	阳 华 (151)
李叙志同志被杀害的经过·····	邹宗尧 (154)
舍己救人的范斌发·····	华 初 (158)
缅怀崔保成同志·····	董维靖 陆文起 (160)
1949年南下来隆回的干部情况·····	董维靖 (163)
老三爷其人其事·····	黄 镇 (172)
如此周树瓚·····	县志办 (187)
红军长征在隆回·····	梅 声 (189)
鸭田战斗·····	刘梅声 (194)
刘建章从军纪略·····	刘建勋 (196)
转战异域扬国威抗日战争——·····	
印缅血战记·····	刘建章 (199)
隆新武邵边境十天会剿·····	文正章 (221)
回忆解放大都寨·····	方明 王润民 (236)
刘科恕“县府”的覆灭·····	文正章 (241)
不费一枪一弹平息一场暴乱·····	文正章 (246)
赠台湾退休少将魏鹤霄·····	魏克孝 (252)

魏府君事略

魏 君

府君讳源，字默深，先世江西太和县人，于明初迁湖南邵阳之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曾祖讳大公，字席儒。祖讳志顺，字孝立，隐居不仕，笃行著邑乘。父邦智，字春煦，有四子，府君其仲也。生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先一夕，母陈太恭人梦有古衣冠者，持巨笔及金色花授之曰：“以是为汝子。梦觉而诞。幼寡嬉笑，常独坐。祖孝立公爱异之，常抚谓家人曰：“此子性貌并不恒，勿以常儿育之也。”

七八岁，入家塾。就肩一室，偶出，犬群噪。夜手一编，啾啾达旦。母悯其过勤，每夜定，灭灯令卧。乃伺二老熟寐，潜篝灯被底翻阅。久为所觉，谕以长夜攻苦，非童稚所宜，继至涕泣，始少弛。九岁，应童子试。县令某公，于唱名时指茶瓯中画太极图曰：“杯中含太极。”时怀二麦饼，即应声曰：“腹内孕乾坤。”令大惊异。

家素封，累世好施与，敬斯文，至席儒公尤笃。虽傭佃有子弟就傅者，亦捐其租入之半给膏火；有全不纳者，亦听之。值大饥，有司责赋急，合县惊骚，几致变。孝立公慨然赴县，毁产代输，邑众以安，家亦中落。春煦公因莛仕江苏，道远不能顾，益窘。祖母匡太恭人，年衰病疾，动须人，母陈太恭人

只身扶掖，哺甘涤秽，数年如一日。夜则燃豆秸，母绩子读，欣欣忘贫。乡人谓先世尚义博施，而母孝子贤，天必有以昌其后。

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始究心阳明之学，好读史，贫无书，假之族塾。伯父坦斋公以幼学，禁杂泛，乃伺隙写读。十七岁食饬，名闻益广，学徒接踵。嘉庆癸酉二十岁，举明经。明年侍春煦公起复入都，遂留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周石芳侍郎系英，偶见府君诗篇敦雅，四出揄扬，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游。是时，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馥、龚定庵礼部自珍切磋焉。汤敦甫相国金钊，为府君拔贡座主，因饰太学古本，五十余日不过候，相国疑其疾，问之。府君垢面出迎，鬓发如蓬，相国愕眙。及出所业，瞿然叹曰：“吾子勤学罕輟，乃深造至此，然而何不自珍爱乃尔也！”李春湖侍郎宗瀚，提学湖南时，府君受知最深，至是延馆京邸，待之甚厚。

己卯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辛巳，又中顺天乡试副贡生。壬午中式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善化贺耦庚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时巡抚为陶文毅公澍，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

戊子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毕，回苏州，闻漕舟镇，有省。

己丑应礼部试不第，遵酌增例，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为典籍之藏，国朝掌故之海，乃留意一代典故之学。

庚寅，回首张格尔扰西陲，果勇侯杨公芳参赞军务。府君以与有文章之好，遂请从自效。至嘉峪关，闻罪人斯得而返。

辛卯春，以春煦公病亟，乞假定省。七月，春煦公弃养，哀毁骨立，凡弗胜丧，茹素三年，笑不见齿。乃究心堪舆之术，穷探极览，不远千里，以牛眠难骤遵，于壬辰冬暂厝于苏州城外之金娘墩。

陶文毅督两江，以两淮盐法凋弊，思更张。府君谓救弊先其急，议改淮北试行票盐，裁浮费，减盐价，以轻商本。于是官盐价减于私贩，泉化为良，引销课裕，每年溢额数十万，藉补南课之不足。至今论盐法者，咸宗之。后两江制府，如江夏陈公奎、侯官林公则徐、长白臧公昌、长沙李公星阮、沔阳陆公建瀛，凡有漕河盐兵等政更张，皆延与议定而后行。

十五年，以陈太恭人春秋高，思所以尽其欢，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栽花，养鱼饲鹤，名曰絜园。

二十二年，英夷犯海疆，江浙震动。钦差大臣长白裕公谦，督浙江防剿，延致幕府。数月辞归。裕公阵歿后，抚议遂成，有感而著《圣武记》。

甲辰中式礼部会试第十九名。乙巳补行殿试，第三甲，奉旨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是秋奉檄权扬州府东台县事，礼耆德，惩奸猾，士民悦服。先是前令葛公起元，将收漕，奸民聚哄，挟长短，几成大狱，故大府以府君代之。开仓之次日，金声四起，吏卒无措。府君曰：“此奸民欲踵前智也，少缓党固矣，宜急捕。”遂率吏卒开门，寻金声掩之，须臾，擒二十余人，置诸狱，众窜散。父老谕之曰：“魏公勤惠，是爱我者也，何自取夷灭耶？”多自缚输诚，悉遣之，民益感劝，数日毕事。

丙午夏，以母忧去官，毁瘠如前，欲茹素亦三年。至冬仲，饮食日损。家人咸以素务锐进，不事珍卫。且年逾五十，

精气非昔，不可过淡薄，固请食肉，始允。

以前年英夷抚议，当事者为其穹远，不谙底蕴所致。遂于读《礼》之暇，搜揽东西南北四洋海国诸纪述，辑《海国图志》，及轮船机器各图说，成六十卷，以资控制。

后因续得布路国人马吉士与美里哥人高理文等所著书，又辑得四十卷，与前书合为一百卷，尤为该备。

戊申，葬春煦公于江苏上元县之峨眉岭，葬陈太恭人于句容县之龙潭莲山。又于其旁得吉壤，以祖母匡太恭人自邵阳迁葬焉。是秋服闋。

明年己酉，奉檄权知扬州府兴化县事。兴化为里河之极洼，地势如釜底，近高邮、洪泽二湖，秋必涨。故设南关、中新等五坝，资宣洩。民种早禾，秋初涨甚，而新谷已登，坝启水注，无关岁事。近因堤防不坚实，虑横决致罪，甫涨即启坝，虽黄縑连云弗顾也。建瓴百里，瞬息襄陵，是以里河七州县，农岁苦饥，而兴化尤剧。去年湖涨，坝启早，淮、扬大饥，赖川、广商米，不至困。是时复以涨甚，欲启坝，节甫大暑，垂秀将实，民情洵惧。府君乍莅任，闻风驰赴，督民卒昼夜筑护，与河员相持。恐不胜，请于制府陆公建瀛，亦驻节坝次，督防塞，河员乃不敢执前议。

会西风大发，澍雨翻盆两昼夜，湖浪挟威益厉，豁堤防如沃雪。高邮将决，府君冒风雨，伏堤上哀号，愿以身贷民命，自辰至未，屢为巨涛所漂，士民从者十余万。请少却，不为沮。薄暮风浪息，始休。暑雨所激，目赤肿如桃，见者感泣。陆公叹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立秋后获毕，坝启，岁竟大丰。故民谓其稻曰魏公稻也。

运河旧于东堤之外，筑重防，曰西堤，以捍秋汛，岁欠不

修，并失其址。于是府君躬历访得旧基，请制府复之。嗣后坚堤重立，足资保障，潮涨，但事筑防，不得辄议宣洩，必节逾处暑，秋稼登场，始启坝，请奏著为令，并勒石坝首。里河士庶撰联额诗词颂功德，且集资建生祠，严檄止之。其祝釐于家者，至今不替。府君卒后，始于同治五年，士民公请附祀于兴化之范文正公祠堂。不别祠者，承其志也。

庚戌，陆公念淮北改票，已著成效，而淮南鹾政敝极，欲仿法更张。府君以淮南课额重，引地辽阔，骤改之恐有鞭长莫及之虞，议改上江食岸为始，以渐推广，则举重若轻，弛张在握。公求急效，竟奏全改。值南盐缺产，课不足，檄府君权准北海州分司运判，相机调济。乃督各场官严稽扫晒，杜偷漏，访获巨泉塘私三十余万，北产大盛，收逾额，以二十余万大引济淮南。南课赖充，而北课又倍，因筹银二十余万生息，为高、宝西堤岁修之用。议叙，擢补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即用。咸丰元年，辛亥，特授高邮州知州。因前年防堤积劳，致痘疾，目黄体胀，痰壅气短，饮食艰，几殆。里河耆旧妇孺，斋戒祈禳，香火千里，吁嗟万家。至秋虽廖，而神明非昔矣。

癸丑二月，粤逆扰江南，陷省城，扬州继失守。贼踪至召伯埭，去州城四十余里。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合境洶沸。府君首倡团练，亲督巡防，设卡以稽来往，守隘以遏窜突，添驿以通声气，侦探以窥贼情，重赏以作士气，峻刑以靖内奸。旬日之间，诸务毕举。

先是逆舟顺江而下，旌旗蔽空，莫之敢樱。自湖南永州至江苏扬州，所当辄破，不折一矢，十余日流毒三千余里。以致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州郡不知所为。高邮南北之衝，去贼近，城中一日十数惊。府君于城外沿河，率吏卒擒斩百余人，逃兵不

敢入境，民心少安。嗣后官军挫衄，溃兵入境，屏息潜踪，邇民无尺寸失者，实此次惩创之力也。湖西之太平庄，民居近藪泽，匪遁法，素不法，粤警方急，建旗衅鼓谋响应。府君率吏兵夜往，擒其魁二十余人，黎明斩示，皆慑为神，伏莽遂靖。又虑丁卒皆乌合，非戍兵之比，恐贼众掩至瓦解，不足当。贼近必多侦者，乃遍檄州郡，张明示，称朝廷派大员统重兵南下，已驻某地，刻日必至。间日一发，羽书络绎。贼故徘徊瞻顾，不敢过扬州一步。三月，钦差大臣琦公善，统兵至扬，人心乃定。

道光二十九年之启坝也，廉访某公为淮扬兵备道，实主其议。府君尼之，大相忤。时奉命督江北防剿，遂以迟误驿报，劾罢职。甲寅，周文忠公天爵以钦差大臣督皖军，奏府君咨军务。奉檄击宿州匪，斩贼六百余人，降众伍仟，散其党，平其囂而还。奉旨复官。府君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蒙文忠国士之遇，欲立微效报之，至是辞归，而文忠亦卒。

全家时避兵侨兴化，自归不与人事，帷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户不闻声。丙寅秋初，游杭州，寄僧舍，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偶寂对若忘。丁巳二月，偶感微疾，谓从子彦曰：“昨有所征，吾殆不久，至时，毋号哭相扰，惟静俟气尽，乃含殓耳。”旬日疾止，神志如常。至晦日，索汤洗濯，易襦袴。明日三月朔，金廉访安清过候，剧谈逾晷，徐谓曰：“君且休，吾将逝矣，幸致何子敬，勉进德，不及决矣！”入室凝坐，至酉刻，嗒然而逝。时年六十有四。何君绍祺，尚书文安公凌汉之子，官浙江观察，于府君少年交，在杭常相过从者也。

呜呼！府君生平寡言笑，鲜嗜欲。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至友晤谈，不过数刻，即伏案吟哦。舟中铅黄不去手。好游览，遇胜辄题咏，轮蹄几遍域中。有印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纪实也。为政尚简恕，谓子姓曰：“守土牧令，以一人耳目之所及，防数百胥卒之欺蔽，胡可得哉？惟以诚感之，故不忍欺耳。”故听政之暇，以典籍自娱，不事苛察。与客接，无多言；有问学者，则反复譬导，娓娓不倦。如大政有更张，与论难，则辞辩风起，循环无端，而要归一是。求资助者，称有无，无所吝，虽奴隶如其欲。受人託，必竭力践言。族之贫乏者，依时周恤，未尝以在远见遗。故解组后，书籍外，无余财。

权东台时，泮宫前有瓦窑数十座，历百余年矣，府君愀然曰：“国家求人材于士林，而赏庠实士之根本，烈焰冲霄，终年燔炙，复何望耶？”锐意迁之，会以母忧去官，常以为憾。知高邮时，奎星阁前有大槐，秣蔽数亩，阴翳绝景，骤命伐之，士聚诤，已无及。府君曰：“作养人材，守土者之责也，高邮近年科第断绝，皆此故耳。今诸士不能毋怨，徇于习耳。虽然，后必有易怨而为德者。”果是秋乡试榜出，文武诸生中式者八人，高邮至今甲科不绝。因曰：“为官苟存心利物，随时皆可施惠，何论大小。此不过一举手之劳，而高邮多士，受福无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必议定而后伐，则无伐期矣，故甘一时之聒耳。”又曰：“听讼欲不屈人，非圣贤弗能。一人涉讼，合室倒悬，日羈月，即屈申枉直，家业已荡尽矣。故结讼宜速，但不皂白倒置，纵小不尽意，民得早归各治生业，全者众矣。至于系囚，一入犴狴，即无告之穷民，尤宜顾恤，刑之以其罪，无所怨，虐之，则咎在官，于心安乎？

况恩泽之流，自近及远，囹圄隔一垣，惠尚不及，矧僻远哉！”故其所历各州县，牢狱皆深檐敞牖，煖室凉棚，给衣施药，囚逸且安，无殃折者。

至于改建书院、储卷籍、置义塚、设义学，整飭育婴堂，恤痲会，传种牛痘，兴水利，培地脉，一切善政，不可枚举，亦详志乘，兹不殚述。

既卒，以生平爱杭州西湖，遂葬于南屏之方家峪。配同邑严氏，原任扬州府通判讳安儒公孙，候选布政司经历讳翌羲公女也。子耆。孙翼三：桂、恒、繇。所著书有《诗文集》、《圣武记》、《海国图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并所辑《皇朝经世文编》、《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及《春秋繁露》、《老子》、《墨子》、《说苑》、《六韬》、《孙子》、《吴子》注，各如干卷。

〔附〕：这是一篇建源传，作者系魏源之子魏耆。这里基本上是全文转用，只略去其中所引用《圣武记》、《海国图志》序等部分约三千字。为使今人阅读方便，将原文中大量繁体字统改为简化字。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立场感情的不同，把太平天国起义统称为“逆”“贼”“匪”“流毒”，我们今天应有正确的理解。搜集校点人张嘉兴谨识。

先父谭人凤的一生

谭德 康乐天*

先父谭公人凤，原名有府，字符善，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之一。1860年9月20日生于新化县福田村（今隆回县鸭田乡）。谭家世代务农，祖父谭能，父谭忠宅，均以高义为乡党倚重。

先父在六兄弟中年最幼。在哥哥们的资助下，入油坪溪“缙秀馆”读书多年。他从小受父兄等人的影响，目睹当时清廷腐败，爱读《船山遗书》，勤奋好学，倜傥不羁，塾师李映林老夫子赞叹说：“诸生中有王霸之才者，莫若人凤。”

先父十三岁中秀才。但由于他有爱打抱不平的脾性，和强烈的对黑暗现实不满的情绪，使他屡困场屋。一次，在面试时他对着考官捻胡须，引起考官怒喝：“你是乡间的讼痞！”先父坦怨道：“我不仅是乡间的讼痞，还要作国家的讼痞！”大踏步愤然迈出考场，大声道：“手执钢刀磨一磨，问天下有多少喽罗？就从今日起，看我又如何！”从此，再不应科举考试了。

一日，先父在离家不远的古同村，有意接触会党头人谭恒

*作者谭德顺系人凤满女，康乐天为婿，现在新化县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山。恒山说：“你是正，我是邪”。先父答：“邪可正，正也可以邪！”于是，相与商谈会党事，接着便在香港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并与周叔川及隆回刘纲领等会党首领联络，在“一字山”等地密谋大计。前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题诗此山曰：“亭亭一茅山，乃在山之陂，樵檐伤零落，旧迹殊瑰奇。斗酒聚豪侠，大义盟坛坵。抚景怀往昔，霸气犹在兹。”便是对先父等人的赞颂。后来，先父在宝庆分设山堂，发展会员，与周叔川长途跋涉于湖南各地及两广、云贵等地，争取结成反清大联盟。于是，“谭胡子”便成了长江流域数省的反清革命领袖人物。

为了培养革命力量，1895年，先父在家乡创办福田小学，聘请具有维新思想的邹价人、谢价僧等人为教员。邹价人向他介绍了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的情况，使他眼界大开，思想为之一跃，以救民救国的责任自负。办学时，他仿照“泰西教法”，招收有志青年，灌输革命思想，并选派一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在经济上千方百计给予支持。1898年，先父参加“不缠足会”，并是新化分会董事之一，主张男要剪辫，女不缠足，其侄谭桃美之妻小时正缠足痛哭，就是先父坚持放掉的。

1903至1904年，先父在新化县城办小学堂与陈天华联络，阅读《猛回头》，《警世钟》及《时务报》等宣传品，革命之思想，遂蓬勃不可复遏矣。

一次，为筹措革命经费，先父请来锯匠，将福田村水口一棵大香杉树砍倒。这是公产，当即有卢姓译名白麻子者，鸣锣四处报信，很快纠集几百人，并用鸟铳朝先父射击，未中。但先父全家财产荡然一空。

1905年夏天，先父在广西联合蔡锷办随营学堂，发动学

生、太平天国旧部和会党，准备起事。结果唐镜三、李燮和先在隆回发难。先父仓促赶回襄助，起事已失败。

先父的革命活动，受到清朝官吏的追捕。一次，新化县衙派役丁至张家山彭笏卿家捉他，守住了前后各门，先父便急中生计，乔装成新寡孀妇，身着麻衣，足穿麻鞋，端坐轿中，将轿帘垂下抬行，由挚友彭笏卿引路。衙役盘问时，彭笏卿说：“胞妹新寡，回娘家来宽慰两天，今特送往婆家守制。”衙役不敢造次揭看妇女轿帘，先父就这样逃脱了虎口。还有一次，先父在广东活动时，遭到追捕，他便和挚友刘伯师乔装换包而乘间逃脱。适至宝庆，先父将行李封存去状元洲避险。谁知侦探跟踪而至，逼他回去。但无任何确凿证据，他便反守为攻，强硬地向侦探提出要求赔偿耽误时间的工资、伙食。侦探说理不过，只好照办。1906年1月，先父被迫离开家乡，辗转到长沙避难，在其同乡罗永绍开办的驻省新化中学堂，权任监督。同年冬，逃亡日本东京，由黄兴介绍，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他的长子谭一鸿，次子谭二式，也加入了同盟会。父子三会员，一时传为美谈。先父这时已四十六岁，是同盟会内最年长者，孙、黄都称他为先生。从这时起，先父由一个自发的种族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先父参加同盟会第二天，萍、浏、醴起义爆发。受同盟会委派，他与周震鳞、洪春岩、宁调元、胡瑛等回国响应。到长沙时起义失败，只好又返东京，入法政大学第五期当插班生，以学习革命理论。这时，他坚决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与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从此，先父与改良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奋不顾身地积极参加了孙中山在南方